

★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——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★

请问 我是谁

「美」利兹·考利 著
张维 译

pretty
girl-13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交叠拼凑的记忆
揭开伤口的勇气



QINGWEN WO SHI SHEI
请问我是谁

[美] 利兹·考利 著

张维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：

本书已入选“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——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”。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，在封底印有“绿色印刷产品”标志。

按照国家环境标准（HJ2503-2011）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：平版印刷》，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、油墨、胶水等原辅材料，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，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。

选择绿色印刷图书，畅享环保健康阅读！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桂图登字：20-2014-104

Copyright © 2013 by Liz Coley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& Media, Inc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请问我是谁 /（美）考利著；张维译. —南宁：接力出版社，2015.3

书名原文：Pretty girl-13

ISBN 978-7-5448-3853-5

I. ①请… II. ①考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44209号

责任编辑：王莹 美术编辑：严冬

责任校对：刘会乔 责任监印：刘冬

版权联络：王燕超 媒介主理：张猛

社长：黄俭 总编辑：白冰

出版发行：接力出版社 社址：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：530022

电话：010-65546561（发行部） 传真：010-65545210（发行部）

http: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：新华书店 印制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毫米×1250毫米 1/32 印张：9.875 字数：205千字

版次：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：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：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：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010-65545440

目

录

pretty girl-13

第一部分 你	001
序章 消失的时光	003
1 审讯	007
2 检查	027
3 评估	045
第二部分 我们	065
4 团聚	067
5 邀请	086
6 压抑	106
7 提议	114
8 沟通	129
9 竞争	148
10 消除	162

11	现身	184
12	名声	195
13	对质	216
14	革新	225
15	结合	233

第三部分 我 243

16	告白	245
17	附身	262
18	拘留	272
19	火灾	287
20	决定	294

作者手记	305
------	-----

后记	309
----	-----

第一部分

你

序 章



消失的时光

或许，你已经忘记那个夏令营的早晨，太阳早早升起的样子。你也不会记得那个早晨，群鸟啁啾，有多喧闹。刺眼的光芒透过尼龙帐篷照进来，你下意识地朝略带温暖的睡袋里拱了拱。悬在心头的一些事情让你辗转反侧，一觉醒来就怎么都睡不着了。你拨开睡袋，发出阵阵叹息。

“安琪，你怎么了？”丽薇隔着褶皱的睡袋低声问道。

凯蒂整个人向彩格呢睡袋深处扭了扭身，发出阵阵的摩擦声，然后一把掀起睡袋把头蒙上。

“我去树林里一趟。”你答道。在女童军行动之前，往往都要给对方这样的暗示。

“其他人起来了没？”丽薇睡眼蒙眬，眯着一只眼



问道。

“应该还没有。”你吸了吸鼻子说，“现在还早，没有人这个时间起来烧火做饭。”

丽薇瞪大双眼说：“不会又轮到我们做饭了吧？”

“还没，赶紧回去睡觉。”

你扯开帐篷，悄悄踏入了那个沁人心脾、浪漫迷人的清晨。

玫瑰红的云朵挂在树梢，你神不知鬼不觉地跃出营地，脚下的松针嘎吱作响，几乎盖过了拖鞋触地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其他人都还静静地睡着，阳光尚未温暖大地。你只穿了件T恤，手臂露在外面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昨天下午，女童军们选择了这片开阔区域来扎营，主要是因为周围环绕着几千株松树，其中不乏北美红松、美国黄松、杰弗瑞松和糖松。威尔斯夫人好几次想让你把不同松树皮和松针的特点牢记在心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艰难地获得一枚她颁发的“识树勋章”。很快，你找到了那条小路，那是昨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艰难走过的一条小路。你继续向前走去，试着寻找一片比较茂密的树林方便方便，至少要找那种偏僻一点，周围又没什么人的地方，而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荒野上，想找这样一片隐秘之地真是件难事。道路两旁，齐刷刷排列着已经熟透了的糙莓树。你索性摘了几颗，嚼了嚼，心想这东西当早餐吃倒是不错。酸甜的红莓汁染红了你的嘴唇和手指。一棵长满蝶形毒蘑菇的大树直愣愣地倒在路中央。在你的记忆库中，你

把这棵树归档、保存。你沿着小路继续向前走，不知不觉钻入老远的密林中，那是一个可以舒舒服服蹲下身子的地方。

你在原地转了一圈，望了望四周，发现自己终于摆脱掉那种黑暗中被某双眼睛监视的感觉。现在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，终于可以自在一些了。谁知突然间，不远处传来树枝折断的咔嚓声。你心惊胆战地循声望去，你多希望那是一只松鼠，一只野兔，或是一只鹿啊！但是很快，出现在你眼前的，是一个男人，一个刚刚悄无声息，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男人。他那细长深邃的双眼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那种感觉似乎在哪儿体会过。

“嘘。”他一边走近，一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。

你匆忙站起身来，发现自己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好像遭到了侮辱。尴尬的你，双手也变得笨拙起来。这时，男人的眼睛紧紧捕捉你的视线，你怎么躲也躲不掉。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盯着你，你看到的，只有他那双令人不安的眼睛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脸庞开始变得模糊起来。你张大嘴巴想说话，想尖叫，想哀求。但是，你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你喉咙收紧，感觉好像被一个紧紧箍在颈部的套索钳制，而套索的另一端，站着一个男人。转眼间，他的大手伸向你。他用右手猛地捂住你的嘴，左手用力把你的两只胳膊压在背后，力气之大，让你根本无法抵抗。你的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“宝贝，别反抗。”他用强壮的身子死死从背后顶着你，贴着你的耳朵说。

想和他较劲？看看你吧，四肢发软，身体虚弱，双

膝无力，恐怕连走路都难。你还想撒腿逃跑，逃得无影无踪？做梦吧！

你有什么资本抵抗他？这不，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的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。凉风掠过耳际，你的脑袋乱成了一锅粥。

正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，一个小女孩对着你尖叫：“快跑！赶紧躲起来！”

这个小女孩正是我。

我打开生锈的铁门，叫你赶紧躲进来。

你的太阳穴感到阵阵刺痛，随即你僵在那个男人的怀里。我们几个不断地拉扯，要把你从他手中夺下，终于，他松了手。那一刻，你的身体凝聚成为一个强烈的小光点，你的意识从身体剥离开来。

这下，你安全了。后来，我们一直守在你身边，好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在确保周围足够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1 审 讯

“跟我回去！”有人重重戳了安琪肩膀一下，大声吼道。安琪向前一个踉跄，下意识地伸开双臂保持平衡，险些摔倒。

“我不要！”她一边反抗，一边扭头张望，却发现背后什么都没有。她全身颤抖，疯狂地甩着自己的头发，好让自己变得更加清醒。晕眩之后，她睁开双眼，面前是她熟悉的街道，那条熟悉的死巷，还有那些似曾相识的左邻右舍。远处，淡蓝色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，太阳已经爬过半山腰，燥热的圣安娜强风吹乱了一棵棵摇摆的枫树。这个时节，落叶的边缘开始渐渐泛起一丝淡红。人行道上，到处都散落着刺手的荚果。怎么看起来好像到了八月一样？

突然，她意识到左手正拎着什么东西。低头一看，原

来是个塑料购物袋。咦，她身上的冲锋衣哪儿去了？她提起袋子，伸手向里摸了摸。不摸不要紧，一摸才发现，真正的蹊跷在她的左手！她吓得猛地丢掉手中的袋子，仔细观察她的手。太奇怪了！眼前的这只左手根本就不是她的！这只手，指头更细、更长，中指还戴着一枚陌生的银色戒指。手上的皮肤也变得干燥、粗糙。手腕上还有一圈疤痕，看起来好像戴了一副黑色手镯。她又赶紧抬起右手看了看，上面竟然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皴裂和老茧。她本能地握了握拳头，这感觉太奇怪了！

安琪皱了皱眉，又转身看了看身后。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她不记得走过这条路。她在记忆深处的残缺碎片中寻找，她不是应该在……森林里才对吗？

这时，她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。她用右手摸了摸肚子，猛地发现自己腰部的皮肤干燥而粗糙。还有，她身上穿着的这件令人讨厌的T恤又是从哪儿来的？上面印着大朵大朵的鲜花，还配上了难看的皱边。这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风格，丽薇和凯蒂更不可能买这样的衣服。就算她们买了，安琪也不会穿别人穿过的衣服。

她捡起购物袋，望着里面一件件完全陌生的衣服，刚刚肚子还咕咕叫的她，突然感到很恶心。她晕晕乎乎，不知所措，几乎快要失去意识。

安琪盯着自家所在的街道，准确地说，是盯着街道深处的那栋房子。感谢上帝，她拾起了一些记忆。行车道上的汽车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。远处，哈里斯夫人推了一辆婴儿车走进车库。也许是看到了熟人吧，刚刚还悬着的心，终于安稳地放了下来。但是回头一想，哈里斯夫人家不是

一直没有小孩吗？

她有点慌了，想跑回家去，但刚迈出一步，双脚就疼痛起来。原来，她的脚底竟然长满了水疱！回家，她必须得回家。她刚刚在森林里迷路了，现在终于回家了。

她站在家门口，轻轻蹲下身子。门外的地板上铺了一张手工编织的地毯，下面藏着一把家门钥匙。安琪拿出钥匙，徐徐打开那扇红彤彤的大门。“妈！”她大喊着，“妈！我回来了！”她一边向屋里喊，一边走了进去。

楼上传来了母亲的尖叫声。她跌跌撞撞地跑下楼，把安琪紧紧抱在怀里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她呜呜咽咽，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妈！”安琪把脸贴在母亲的头发上说，“妈，我真的好难受，憋得慌。”说着，手上的袋子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。她轻轻将母亲脸旁的一缕发丝拨开，端详母亲的面庞。母亲烫了蓬松的棕色鬈发，和过去苍老的银发夹杂在一起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。

“憋……得慌？”母亲松开紧抱着安琪的双臂，握紧她的胳膊，仔细打量。那种眼神，仿佛要把安琪吞掉似的。

“是的，憋得慌……”母亲仿佛什么都没听到，发出一连串歇斯底里的嘶哑尖叫：“上帝啊！上帝啊！这真是个奇迹！感谢上帝！感谢上帝！”她抬起头，望着屋顶，又说了一遍：“感谢上帝。”

楼上传来一阵厕所冲水的声音，一个声音传下来：“麦姬！吵什么？”

母亲小声对安琪说：“哦，你父亲……他会……”这时，母亲声音哽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张惨白的脸，白得有点

可怕。

就在两人四目相视的时候，楼上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。父亲出现在楼上，双手紧紧捂住脸庞，对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。某一秒钟，父亲和安琪的眼神交会了。父亲双眼含着泪说道：“安琪？你真的是安……”他哽咽了。

安琪在父母身上打量再三说道：“是的，我真的是……怎么了？”不知是不是安琪身体不舒服，还是别的原因，她总觉得父母今天怪怪的。想到这里，一丝寒意掠过肩头，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“是安琪吗？”父亲嘴里嘟囔道。他站在楼梯口，一动不动，表情有点诡异。曾经的满头黑发如今已变得花白，湿润的双眼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百岁老人。

这时，安琪突然感觉心跳加速，双脚刺痛，根本不听自己使唤。她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逃离这里。她说：“你们让我有点害怕。”

“害怕？”母亲歇斯底里的笑声中夹杂着不可思议，“安琪！你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你知道的啊。”安琪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，“我不是和几个同学露营去了吗？”

安琪的父母盯着她，那种眼神，几乎让她窒息。

“是的，露营去了。”她坚定地回答。

父亲说：“露营？”“露营？”他又重复了一遍，“花了三年时间，露营？”

安琪跑进浴室，把门反锁，后背死死顶住浴室门。浴室的架子上挂着她熟悉的玫瑰刺绣毛巾。她清楚记得，自己出门前，这条毛巾就挂在这里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位置。

而且，它闻起来还有浓浓的洗衣粉香味。过去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一条毛巾能够让她兴奋成这样。比起父母那莫名其妙的行为，这条毛巾瞬间让她感觉到一丝熟悉和安慰。

莫非是父母开玩笑？还是他们真的疯了？她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露营三年？就算真的露营三年，谁都不可能完全忘记三年间的经历吧！但是现在，她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

她扳开洗手池的冲水开关，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镜中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这是她吗？陌生，好陌生。一时间，她不敢接受这一切。她好压抑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原来，镜中的女孩更像是安琪的“姐姐”。“姐姐”长得比她高，颧骨更突出。过去，她的脸摸起来软软的，滑滑的，跟现在镜中的自己，简直判若两人！“姐姐”脸色苍白，白得可怕！而正常的安琪，因为整个夏天都在游泳池度过，应该晒得黝黑发亮才对。不仅如此，“姐姐”虽然金发披肩，但看起来脏兮兮的。正常的安琪，本应留着一头干净又轻便的短发。“姐姐”的胳膊显然更加壮实，肤色发灰，还有伤愈后的疤痕，而这些东西安琪身上压根儿就没有。最让安琪感到纳闷的是“姐姐”隆起的胸部。她之前…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

安琪的指尖停留在上衣第一颗扣子上，久久不敢解开。

“安琪！安琪！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你千万别干傻事啊！”门外传来父亲惊慌的喊叫，砰砰的敲门声把她吓了一跳。“别……别干傻事，好吗，孩子？”

安琪打开门，说：“我……我没有。”她好像犯了错的孩子，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。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反应？

父亲神色慌张，胡子刮了一半，一串串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下来。安琪愣了好半天，许久才缓过劲儿来。

父亲的眼神犹犹豫豫，不敢直视安琪。他用低沉而沙哑的嗓音说：“布罗根侦探十五分钟后会过来。他让我告诉你，这段时间里，不要触碰任何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安琪问道。父亲沉默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水龙头的流水声打破了这短暂的沉寂，父亲把目光转移到洗手池上。

“噢，安琪，我的上帝！你该洗个澡。”他试图转移话题。

安琪抬起她脏兮兮的胳膊，皮肤上布满层层老茧，感觉仿佛全身的毛孔都塞满了灰尘。她追问道：“证据？什么证据？你告诉我！”

父亲咬了咬嘴角，汗珠又开始向下滴落。“任何你碰过的物品，任何你到过的地方，任何其他人的出现，都可能成为证据。”

安琪疑惑地眨着眼睛。

父亲额头布满皱纹，眼睛四周是深深的黑眼圈。安琪接着说：“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？”

安琪觉得自己就是个傻瓜。很明显，父亲想要从她嘴里得到积极的回应，但是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。她所能感觉到的是，父亲心中那团熊熊燃烧的怒火。而她的内心也更加躁动不安。她缓缓走到父亲跟前，紧紧搂住他，用额头轻轻抵着父亲的下巴，说：“爸，我爱你。”